中華民國三十七年[illegible]　農曆[illegible]七月初三日　立秋（六）[illegible]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九〇四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邊幣五百元

香港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電毛主席 贊同召開新政協會議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中共中央頃發表香港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電及毛澤東主席覆電如下：

（一）來電（遲到）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先生，並轉解放區全體同胞鑒：南京獨裁者竊權賣國，史無先例。近復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欲以偽裝民主，欺蒙世界。人民雖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當此解放軍隊所至，簞食集於道途；國土重光，大計亟宜早定。同人等旰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勝欣企。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並希賜教。

李濟琛、何香凝（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
馬敘倫、王紹鏊（中國民主促進會）
陳其尤（致公黨）
彭澤民（中國農工民主黨）
李章達（中國人民救國會）
蔡廷楷（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
譚平山（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郭沫若（無黨無派）

五月五日

毛主席覆電
—希望共同研討召集會議的具體問題—

（二）覆電

李濟琛、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楷、譚平山、郭沫若諸先生，並轉香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無派民主人士公鑒：

五月五日電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諸先生贊同敝黨五月一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一項主張，並熱心促其實現，極爲欽佩。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鬥，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爲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無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關於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何人召集、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項，希望諸先生及全國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討，並以卓見見示，曷勝感荷。謹電奉覆，即祈諒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八月一日

香港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通電 響應我黨五一時局主張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遲到消息，香港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及無黨派人士於五月五日，除致電中共毛主席響應中共五一時局主張外，並通電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暨全國同胞：「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並轉全國同胞公鑒：南京反動政府，竊權賣國，史無前例。近復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國命所繫者，無不俯首聽命。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撕毀五大協議，遂使內戰綿延，生靈塗炭。今更偽裝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國家之大仇，同意扶植日本侵略勢力使之復活。吾國目前已等於美帝國主義之附庸，全體同胞恐必將爲未來世界大戰之犧牲。同人等日深焦慮，力圖對策，旰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中國共產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電達中共表示贊同外，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爲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派，實現民主。特電奉達，至希速予進行，並盼賜教。」署名者爲李濟琛、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楷、譚平山、郭沫若等。按香港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及無黨派人士的兩項電文係於五月間發表，因交通不便，其全文直至最近始達此間。除該兩項電文外，香港響應中共五一時局主張者，尚有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及各界人士馮裕芳、柳亞子、章乃器等一百二十五人，婦女界劉王立明、孔德沚、鄧坤廉等二百三十三人，學術界郭沫若、馬敘倫、沈志遠、翦伯贊、鄧初民、千家駒、曾昭掄等十九人，均於五六月間先後發表宣言。

晉中參戰民兵民工 砲火下搶救傷員

（新華社晉中電）綜合支前各部通訊員報導：我各地參戰民兵、民工，在晉中戰役中，愛護傷員，遵守群衆紀律，湧現許多英勇模範事例。孝義地區戰鬥中，因担架未及時趕到，赴該地參加戰鬥之孝義民兵基幹營，馬上組成臨時搶救組，二十八付担架在猛烈的砲火下，從火綫上搶救七十二名重傷員。張元金等四人連續從火綫上搶救下八人。二等殘廢退伍軍人馮春元同志，更奮不顧身，冒敵彈雨從陣地最前沿背下一重傷員。孝義七區民工楊玉泉，抬傷員時，五十里路上便燒水三次給傷員喝，傷員餓了，他用自己帶的錢給買餅子吃，並且攙扶不能走路的重傷員大小便，並且經常安慰傷員。六區担架隊員石立國扶護傷員很親切，他對醫生說：「我兄弟三個，兩個在解放軍，我也是才退伍回來的，我對掛了彩的同志，當兄弟看待。」他抬担架中，一次遇敵機擾亂，因走的快，傷員受了震動，他馬上慢走，注意隱蔽，傷員被感動的要送他一條褲子，他不但不要，還把自己的乾糧給傷員吃。汾陽七區担架隊員彭生元把自己被子給傷員墊上；怕太陽晒着傷員，把自己的毛巾給傷員蒙在頭上。汾陽担架隊隨軍到達新解放之平遙薛斷村後，利用戰鬥間隙，二小時半內，幫助該村貧苦群衆搶收一百八十三畝麥子。群衆過意不去，私下給送去飯說：「上級沒看見，你們吃了吧！」他們婉言謝絕了。群衆都說：「共產黨領導下的老百姓也這樣好。」

平介汾文新區民兵群衆 捕獲大批潰竄閻匪
僅平介一縣即俘匪八百餘

（新華社晉中電）平介、汾陽、文水等縣新區民兵、群衆，在上月中旬閻匪潰逃時，配合地武四出捕捉潰匪，俘獲極衆。僅平介一縣不完全統計，即俘匪八百餘人，繳長短槍五百餘枝，輕機槍十餘挺，電話總機一部、單機二十餘部，馬達一個，輕砲、飛雷筒、彈藥等甚多。平介一區仁壯村郭學增一人，活捉十餘潰匪。寧固皋三十餘群衆，以一枝步槍生擒潰軍五十餘人，繳步槍卅二枝、輕機槍三挺、輕砲三門、手槍兩枝。潰軍強迫岳封村宋林長趕大車，拉電話總機一部及單機十三部，他乘匪軍混亂掉隊，將大車趕到我平介三區區公所。蘇封村一個小孩被擄去押車，他便將車上載的三箱手榴彈、五箱砲彈拉到民主區公所。汾陽三區民兵戰鬥隊在太汾路上設伏，在田屯一帶一舉繳匪平介工務段及孝義匪玉泉區公所等部一百七十五人，繳步槍三十四枝、輕機槍三挺、輕砲四門、[illegible]一千萬元。汾陽之玉家社、尹家社、吳家社三村群衆，三天內，共繳步槍二十餘枝、衝鋒槍二枝、輕砲一門、電話機一部。更有頭村群衆發現三個潰匪，即趕去捕捉，不顧閻匪射擊，終於將匪悉數擒獲，繳衝鋒槍一支、電話機一部。文水蘇家堡一個兒童，向押大車的三個匪軍高舉假手榴彈，匪即棄大車逃散。

閻匪汾陽縣長張書義 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

（新華社晉中電）被解放軍活捉之閻匪汾陽縣長張書義，是該縣閻匪三人小組殺人劊子手之一，在繳獲的閻匪汾陽縣政府「極密」文件中，張逆自供：汾陽自實行第一期、第二期「三自傳訓」後，截自今年一月十六日，全縣被亂棍打死的無辜老百姓有九百六十四人，其中被暗殺的一百六十二人。據城內啟模南醫生張連元證明：去年十二月被迫「三自傳訓」時，一次在大操場親見閻匪用亂棍打死四個無辜老百姓，其中一個是東關市民李文燈。被我俘虜的閻匪汾陽縣分會主任郭成正亦供認：殺人事件係經張書義一人所批，如源頭村兒童董寶成、河灣村兒童雍雙全，即於五月二十一日被張逆批一「可」字在西關和北門外被亂棍打死。（芸生）

我軍炮火無堅不摧 閻匪錫山驚恐萬分
悲鳴高碉城壕鐵絲網毫無用處

（新華社晉中電）閻匪錫山對解放軍猛烈砲火驚恐萬分，對其依靠碉堡困守大城市以自保的前途，已失信心，並發出絕望悲鳴。據解放軍在晉中戰鬥中繳獲閻匪太原綏靖公署印發之「臨汾失敗檢討」一文件（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中供認：解放軍「各種砲的砲彈頗充足，打我們（閻匪自稱，下同。）完全用的是排子砲集中射擊，使我們的武器不能抬頭。匪（閻匪對我軍之鄙稱）攻東關時，先集中砲火猛烈向東城牆射擊，使我城上守兵無法監視，即乘機蜂擁而上，轉我突進闖內，守兵遮斷其包圍。」閻匪對其防禦工事完全失去信心稱：「臨汾城郭高碉，幾全數被砲火摧毀，毫無用處。敵人（指解放軍）利用我外壕作了進攻城牆的隱伏窟，從坑道攻擊，使我的武器完全用不上，鐵絲網效力甚少。內壕也是有壕等於無壕。」閻匪承認解放軍因事先有準備，作業「器具均輕便齊全，方法迅速適用，又快又利，不易破壞」，感到毫無辦法應付，而只要求其部下盲目地爲他作無謂犧牲。

臨縣二百餘參軍青年 保證到前綫後 服從指揮遵守紀律

（臨縣訊）縣級各機關及城關一區暨鄉等十四行政村四千餘人集會，紀念「八一」。會上，縣委劉書記代表萬眾同志講話說：臨縣經過了去年普遍徹底的土改鬥爭，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羣眾的覺悟大大的提高，所以就有很多黨員幹部翻身農民的參軍熱潮，目前只縣級就有七十多個黨員幹部自願報名參軍，五區也有七十多個翻身農民報名參軍。他們都要參軍到前綫的黨員幹部堅決戰鬥，為人民立功，留在後方的幹部、黨員，要加緊生產，做好支前工作，做好優待軍屬工作。會上，參軍同志們胸前都帶了一朵鮮紅大花，笑嘻嘻的跑到台上去，計臨市有高壽貴、張長兒等二十八人；一區暨鄉村劉文彩等十六人；高安里衛換龍等廿四人；榆林村曹寶貴等十一人；廿泉鄉乃保等十二人；麻峪高光發等十三人；賈家溝李汝才等十七人；化林村杜云昌等七人；任家溝劉生故等十人；安業白福海等十人；青塘王榮貴等十九人；開王劇任學恩等八人；後月鎮劉善廷等十七人，共計十四個行政村及臨市自動報名參軍者即有二百二十人。一區農民代表劉志鶯代表後方羣眾向參軍同志說：參軍同志們，不要顧慮家裡，我們一定要領導羣眾把代耕優待軍屬工作做好，後月鎮村的羣眾已經和參軍同志互相訂下紀律：參軍戰士在前方打仗，後方羣眾生產，咱們都要搞好。縣委宣傳部長劉鎮同志代表二百二十名參軍戰士講話說：歷次參軍不能比往年，大家都是笑嘻嘻的自願報名的，這是臨縣黨的光榮，黨領導我們實行了土改，打垮了地主，分到了果實，我們參軍是應當的，我代表參軍的二百二十名同志向黨致敬（還得台下熱烈鼓掌）！他囑咐參軍同志：第一、到前綫後要堅決服從上級的指揮；第二、要很快學會軍事技術——如打槍、打手榴彈；第三、我們是翻身的老百姓，從老百姓中來，就不要忘了老百姓，不能違犯羣眾紀律。至於家裏的困難，我們相信政府和羣眾一定會照顧好的。（鄭全祿、王夫英、薛克昌）

紡二廠工友 紛紛報名參軍

（本報訊）晉綏邊區紡織廠二廠工友，踴躍參軍，僅幾天內有七十九人，後經組織批准，光榮上前綫。該廠工友於七月十九日集體宣讀了「參軍動員令」以後，二十日即分隊討論，多數同志認識了工人是先進的領導階級，應該上前方去，壯大解放軍，爭取全國勝利早日到來。二十二日下午召開了祝捷大會，說着幹部工友響應黨的動員令自動報名參軍，黨員都加會說：「我是工會幹部，應該帶頭參軍，不用說我家弟兄三個，就是弟兄一個也要參加。」黨員王保貴、王正全說：「去年我倆和張原同志三人就有參軍決心，這次可是個好機會。」他們並宣誓到了前方堅決幹到底，一定要當個好戰士。會場共有七十九人報名，佔到會人數四分之三。會後，經組織上研究，批准王正全、王保貴、趙加安、王如廷、張建國（以上五人是黨員）、李文廉、高常會、郭升明、張志成、劉運照、賈倚馥、成功海、高調清、丁海慶（以上九人是工友）十四人參軍。未參軍的當即發起擁軍勞軍，一夜之間共捐出本幣四百零六萬元及毛巾、牙膏、襪子等慰問品多，同時並提出積極生產，支援前方的偉大勝利。現批准參軍的同志正待命出發中，留廠同志也在準備展開八——十一月四個月的競賽運動。（夏敬業、馬清、張拱辰、劉克正）

晉中大捷 鼓舞了生產支前熱情

——嵐縣兩萬餘群眾集會慶祝——

（嵐縣訊）嵐縣於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分別於縣城、東村、普明、河口、界河口五地召開羣眾大會，慶祝晉中大捷。五個據點共到會男女羣眾二萬餘人。廿四日東村慶祝大會上，宣傳了晉中大捷的消息及參軍、參戰、支前、生產、確定地權等問題後，對羣眾的勝利信心與生產情緒的提高，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會後羣眾紛紛議論說：「閻錫山的軍隊燜包啦！吃不住打就做了俘虜，連趙承綬也叫咱捉住了，真是長饃如山倒，閻錫山命不長了。」有的說：「忻州也打下啦！咱可買牲口跑運輸吧！」有的說：「以後可要好好養母豬，生下豬娃娃好跑忻州。」有的說：「如今地面越打越寬啦！以後的負擔一定減輕，土改也要往下發，可好好鬧吧，把地務好；多扣些伏地，翻身可就快啦！」城內羣眾說：土峪村羣眾開會回去即開展了扣伏地的熱潮。三區官樓村羣眾準備把騾子組織起來跑運輸，城內已有四五個羣眾準備去忻州跑運輸。在全縣五個地點的慶祝大會上，掀起了羣眾對前方將士的熱愛與關切，決定加強參軍參戰支援前線，並一致擁護晉中前綫將士的英雄戰績。（樂國仁）

臨縣二區參軍青年中 共產黨員佔一半

（臨縣訊）在二區區委組織股林同志、區大隊長張維振同志、區長高德武同志、財政助理員高志賢同志，自願報名參軍影響下，全區掀起參軍熱潮，至七月底止，自動報名參軍的已有四十餘名，內有共產黨員二十名。剛滿月的青年農會長郭賴虎，在羣眾會上說：「我是共產黨員，打不倒閻錫山，這次我自願參軍，打不倒閻錫山，永不回來。」最後他向羣眾及黨委提出要求參加共產黨，並經羣眾及黨委審查批准。現各村青年婦女都在準備歡送新戰士。婦女們爭先自動作鞋、作衣、蒸饃饃、作花，背涼寺女代表劉永明除自動給新戰士作了一雙鞋外，還組織婦女們縫慰包，歡送旗。青年兒童也組織秧歌隊，學參軍小調，準備歡送。（趙有仁）

中陽城關區南街

青年團員郭潤喜等 報名參軍後光榮入黨

積極工作成了新部隊的骨幹

（中陽訊）城關區南街毛澤東青年團團員郭潤喜、高春旭、曹立德、王二則等四同志，在黨領導下，積極為人民立大功「！」要求更多地立功，他們覺得不夠共產黨員責備，先經動員青年參軍，自動報名參軍，他們在農民青年大會上提出：「我們參了軍，一定要堅決革命到底。現在已是青年團員，我們還要求加入共產黨。」經羣眾們熱烈討論，並認為他們都是貧苦農民，土改中鬥爭地主堅決，每次參戰都勇敢，在前線報名參軍，此次又自動報名參軍，各方面表現都夠入黨條件，一致同意他們入黨。後又經區委研究，正式批准他們加入共產黨的要求。高春旭說：「參軍後興奮的不了：入黨後消滅了蔣介石、閻錫山，我決不回來！」一在他們分頭動員說服下，李潤芝等五人也報名參了軍。全區新戰士集中時，他們在規定的前一天就跑到區上，幫助號房子、找米麵、伙食，積極工作，熱烈招呼前來入伍的同志。初步編制時，高春旭擔任事務長，郭潤喜當了副班長，曹立德作了通訊員，郭立即成為新部隊中的骨幹。在他們參軍後，羣眾為他們解決了困難：他們每家給了一斗半小米，土地則由羣眾固定分顧代耕。（力格）

聯衛材料廠 舉行生產慶功大會

九十四名功臣受獎

（本報訊）聯衛材料廠於七月七日舉行慶功大會，給在五、六兩月突擊生產中，立了功的九十四名功臣發獎。全廠經過三查運動後，工友們在思想覺悟提高基礎上，於五、六兩月掀起突擊生產的熱潮。各組均超過規定生產計劃，安頤組每日產量較四月份增加三倍以上，超過規定任務百分之三一．六；細工組則超過任務百分之七八．八；製劑組精製食鹽（注射用）每月產量，超過原計劃的百分之一〇一；中藥組切藥，每人一天由二十五斤提高到四十五斤；王振興同志由於細心鑽研技術結果，把精製硫酸鈉，每天由一鍋提高到三鍋。許多同志在突擊中自動加工，犧牲午睡，創造生產新紀錄，如張貴同志把安瓿的生產，由第一次的一八〇〇支，到第三次即達三四〇〇支。長征老同志楊明德雖然幾斷了一條腿，但為趕製一批鹽酸嗎啡，送到前綫，連續三天兩晚沒有睡覺，再加他的生活、學習都好，突擊中立了頭功。（韓潤生）

蒲縣召開中西醫座談會 緊急下鄉撲滅疾病

（新華社臨汾電）蒲縣縣府於七月十二日召開中西醫座談會，討論緊急撲滅傳染病辦法。該縣各區目前傳染病流行，一區化樂行政村五個自然村共一百六十戶，染病者達七十九戶。病況有兩種：一種是開始頭痛、出汗，全身發燒發火，呼吸困難，三四天即死，死後身體發青；另二種不發火，皮膚略發，呼吸困難，用手按肚子，口吐黃水，三咕咕驗響，四天即死。羣眾甚為恐慌，影響生產很大。會上決定與會各中西醫及九分區派來之西醫史殿文、張子龍等分赴各區搶救病人外，並對上述傳染病詳加研究，認為得此病者多因內熱有火中風，和吃野菜時中毒所致。治療辦法，根據中醫蘇應宵的經驗是：（一）男人得病，用黃豆一小把，黃芩五錢，松提（炒過的）錢半，茶葉三錢，碎甘草二錢，混合一起煎服三四次即好；（二）女人得病用黃豆一把，黃芩二錢，松提（炒過的）錢半，茶葉一錢，服法與男人同。吐黃水病可拿生薑數片，燒土（即用由爐坑內取出燒過的土）一塊，用開水沖起，澄清後喝下，即可止住。會上並成立醫術研究會，選川孫立、蘇背山二人為正副主任，定半月開會一次，交換治療經驗。（寨耶、德業）

各地羣眾採集代食品

立秋已到，邊區山地所產能代替糧食的野生植物種籽均已成熟，各地羣眾正紛紛採集，以便節約糧食，補足秋收前口糧的不足。茲將此項消息，彙集報導於次：

△岢嵐山上今年山杏、山桃、馬茹茹特別豐收，六區劉村、石昌局、虎松溝三個自然村一百二十五戶人家，打回山杏籽一百四十餘石，馬茹茹三十口袋；第三四溝有二十五戶收下十八石二斗；大化鳳為塔兩天打馬茹茹六石，計劃十天內打五十石，每人積存三斗乾馬茹茹。據統計，全區靠山近的三個行政村已打下山杏籽二百五十石，再計劃打三百石外，還準備積存起來渡春荒。二區黃土坡每天平均有三十餘人打山穀子，已打下十九石，現正在農會領導下，準備抽出勞動力較差的人去打，騰出全勞動力鬥伏荒。（杜文俊、高向東、源生）

△寧武三區山地村麻地溝、張家溝、楊樹坪、張家灣四村羣眾，全體動員上山掏藥材，打山穀子、山杏，解決食糧困難，已有五十二戶七十九人，打下山穀子八石八斗八升，乾了可頂八百八十八斤麵，掏下藥元一千零八十斤，賣農洋一百八十三萬四千元，打山杏三石七斗。（周恭）

△臨縣五區赤善溝村主席薛據辯，號召羣眾上山打馬茹茹，最初沒人去，他就引上他父親、兄弟、兒子，一回就打了一斗四升，回村後大大宣傳，現全村已有八十多人每天去打，據統計，已打下二十石，能頂十石黑豆。馬茹茹的吃法是先把葉子揀掉，用碾子把籽擠出來晒乾，炒熟，推的吃炒麵。（王德滋）

△興縣六區圖嶺行政村代表會，發動靠山村莊搞出時間採集野菜、野茶籽。半月內，東地村等七村共採集馬茹茹籽三十二石七斗（大斗），光東地村四十四戶人家，兩天就打下十三大石。（董樹全、路鴻遠）

邊區雜聞

周德良幫助移民

五寨右所代表委員會主席周德良同志，貧農家庭，由於會節省，家有餘糧，他就拿出幫助有困難的人，特別對移難民更關心，他說：「咱們本地人沒吃的，總有三朋四友可以接濟，難民人地生熱，咱們就得幫助。」他自動送給移民周德海和周洛穀子二斗、山藥六十斤、乾山藥一毛口袋，同時又借給六戶貧農穀子四斗、小米一斗、山藥六籮頭。在他影響下，貧農郭存也借出穀子四斗、小米三升、山藥六十斤。（賈寶峯）

高清汝母女上地

離石三區前鄉上婦女高清汝，家中六口人，但男勞動力不多，春耕一開始，她就隨牛耕種，還抽空担水、送糞、砍柴。一天她全家在大道邊鋤地，過路人拿犁、她抓糞，大女子鋤地，二女子拿糞。過路人說：「照這一家人家，災荒大也餓不死。」夏收中她和男人一樣割、捆、打，翻蓄也幹。（郝智、胡培華、高永寶）

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發表聲明說

中共「五一」節口號指出了全中國人民唯一勝利之路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香港華商報六月二十三日刊載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總會與分會留港理事郭沫若、馬敘倫、沈志遠、翦伯贊、鄧初民、千家駒、曾昭掄等十九人反對蔣介石獨裁賣國，擁護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聲明。聲明宣稱：「我們認為中共「五一」口號第五項所號召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協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非常合時宜地指出了一條眞理之路，一條全中國人民迫切要求的唯一勝利之路。我們對於中共，願意表示崇高而熱烈的敬意，因為它這一號召證明了它的一切奮鬥，確是為我們人民，為着我們民主。」「和反動集團利用人民打天下，然後從人民手中封取勝利果實是迥然不同的。我們認為中共「五一」口號是解決國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亦是中國學術界賴以發展的道路。除此以外，一切企圖與反動派妥協的道路固是危險萬分，而一黨一階級專政的道路，在今天中國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可是為要迅速實現新政力，組織人民政權，我們須更加緊努力，提舉清除叛賣，還個為全國人民所痛恨的獨裁賣國的統治集團。」聲明讚揚中國人民解放區，稱為「歷史的光明面，新的走向勝利的一面」；在那裏，「反動派在軍事上已遭受到全面的慘敗，在全國三分之一的領土內，人民已擺脫獨裁、帝國主義與封建的壓迫，成了歷史的主宰者。」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則代表着「歷史的黑暗一面」，「舊的趨向死滅的一面」；在那裏，「獨裁、賣國、貪汚、殘民的暴政造成普遍飢餓、破產、恐怖、混亂」；「每一大城市興起反飢餓、反迫害、反美帝扶日的愛國運動」；在那裏，「驅除了日帝，卻立刻迎進一個更兇狼的美帝；大批拍賣國家主權，從東南賣到西北，從天空賣到地底，從海岸賣到內河；尤其令人咋舌的是反動派不僅高唱對日寬大，而且厚顏附合美帝扶日政策，最近更大鼓吹美日中協調」一類的漢奸論調，還是為的爭取美援來延續獨裁統治的殘命，但又帶來了空前嚴重的新的民族危機。」聲明強調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必勝前途稱：「法西斯獨裁統治的死滅，人民民主政權的勝利，不久即將成為事實，這是沒有誰可以懷疑的了。」

南共五屆全國代表大會

完全背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鐵托集團以恐怖主義維持「獨裁統治」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自七月廿一日至廿九日，已背離了馬列主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最高集團在貝爾格萊德強制舉行了不能代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據塔斯社廣播真理報特派記者的報導：「大會是在完全脫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空氣中進行的。」雖然南共中委曾發了很多請柬，但全世界卻沒有一個共產黨派代表出席。」有一個掛着「瑞士共產黨」招牌的托洛斯基─特務集團派代表參加，但它─與瑞士的真正共產主義者的黨─瑞士勞動黨完全無關。真理報記者並稱：「大會的準備與大會本身，是在南共最高集團對於向鐵托與蘭科維奇政策稍表異議的黨員行使野蠻恐怖手段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準備期間，許多已當選出席大會的代表，由於他們沒有表示願意盲目地投票贊成南共最高集團的反蘇反社會主義綱領，就立即被撤去一切職務而被逮捕。在南國的馬其頓及塞爾維亞被捕的人特別多。大會會場四周密佈軍隊，並設有高射砲、飛機準備隨時出動。真理報記者於報導此事時發問：「當鐵托與蘭科維奇斷言黨內羣衆一致服從南共中央最高集團時，這些軍警佈置是為了對付誰的？」在大會上，鐵托在開幕日所作的冗長報告中，就充滿着對那些忠於國際主義原則與馬列主義的南共黨員之誣衊的威脅。他宣稱：「我們將無情地對付一切離開我黨路線的人」。鐵托、蘭科維奇、卡德爾與德熱拉斯輩在大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堅持錯誤，高談「歷史功績」。身兼政府內務部長與南共組織部長的蘭科維奇，一方面以警察辦法管理黨內事務，對許多優秀黨員施行迫害；一方面在向大會報告黨的組織工作時，告發模範地忠於黨綱與黨章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如真理報記者所說：「南斯拉夫現在的領袖們並不是憑藉他們的理論和演講的說服力，而是憑藉武力和報復。他們所廣泛施行的恐怖主義辦法，有一個特定的目的，就是威脅黨內羣衆，強迫大會代表盲從地投票贊成南共獨裁的最高集團所命令他們的一切」；「維持他們在黨內的領導和堅持反人民的立場」。「注視代表大會進行的情形，和日視大批共產黨員被捕的南斯拉夫工人傷心地說：現在將受監禁的不是會和侵略者合作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會對他們作戰的共產黨人」。因此，代表大會只能得出鐵托集團所早已為它安排下的結果：鐵托、蘭科維奇與德熱拉斯的報告、南共中央的行動和政策，任命委員會草擬答覆情報局決定的宣言都被「一致通過」了；二十八日末次會議「選舉」結果，鐵托仍任總書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均任書記，鐵托集團這一套以恐怖主義維持其「獨裁統治」的手段，證明了真理報記者在大會進行時的論斷，即：「南共已走上法西斯方法的道路，法國多利歐（按係法共叛徒）當時之企圖反對法共，以及圖察里尼之反對意共都是用的這種方法，兩者都很快地淪為法西斯主義者，這是有名的歷史教訓；南共官僚主義的最高集團已到了最後的限度。」

北滿四大公營煤礦區

設備修復產量大增

（新華社東北三日電）北滿四大公營礦區兩年來恢復生產的成績卓著；走向有組織有計劃大量發展的新時期。今年四個礦區爭取產煤五百萬噸。現各礦生產率已平均達到每人每日產零點五噸，超過偽滿時代零點三噸的三分之二；生產量方面，第二礦區已首先達到了「八一五」解放前的水平。各礦工人數目則較解放時已增加一倍多，出勤率（礦工人總數與實際上工人數的比率）在偽滿時平均最高是百分之六十五，現在各礦則平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第一礦區則達百分之八十九。煤質方面，由於各礦領導部門裝修機器及其他設備，並進行研究與檢查的結果，煤內所含灰分已由過去的百分之三十減少至百分之十七。焦煤生產不僅超過原定任務（抑第二礦區超過任務百分之一百七十六），並將炭內石頭選出，炭皆用水洗過，色澤銀白，每斤可熔生鐵五斤以上。

恢復工作最艱巨成績也最突出的是第五礦區第一礦。該礦解放時遭國民黨軍破壞，損失最重。在全體員工的艱鉅努力下，掃除馬機道積泥和石頭三、九四八立方米；抽水三千餘萬立方米，修理各種機器九十餘台，恢復和建立電力、機械、翻砂、火鋸等四個工廠，修建道煤鐵路二萬米，[illegible]，恢復氣道、煤氣管等七千八百米，[illegible]新架各種電線[illegible]九千餘米，並開辦、建立了工人醫務所、國營商店及礦工子弟學校以及澡堂、理髮店等。[illegible]二百萬噸以上，東北原有煤礦四十餘個，現除撫順、本溪等地之六個礦以外，其餘均歸解放區所有。

托格里亞蒂答謝各方

保證在相當時期內，能夠重新恢復職責。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塔斯社報導：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於七月三十日在團結報上發表其受傷後首次聲明說：「我首先得感謝施行手術的瓦東尼教授和為我醫療的弗魯爾尼教授。我知道要沒有這兩位偉大的意大利科學家之助，我的生命恐已不救。和他們一起，我還要感謝一切醫生和助手，臨床侍者和護士，以及意大利國內外向我表示愛護、慰問及祝福的人們。我尚不夠強壯，但危險已過，我可以向我全體同志保證，在相當時期內，我將能夠重行恢復我的職責。」

東北哈、佳、齊三市萬餘婦女

為解放軍趕製冬衣

（新華社東北三日電）哈爾濱、佳木斯、齊齊哈爾三市萬餘婦女，集中全力為解放軍趕製冬裝，預定自七月十日至十月二十日一百天內完成任務。哈市婦女於婦聯發出號召後，即踴躍報名參加，南崗區預定只三百名，三天內報名者竟達一千一百六十九名；道裏、新陽等四個區報名者在四千五百人以上，超過原定額一倍。佳木斯市決定動員全市紡婦，除留小姑娘、老太太五百人繼續紡綫外，其餘全部參加冬裝生產。政府為獎勵生產，除發給工資外，規定每人每月產量超過十五套者，獎給相當於工資百分之二的獎金，二十套以上者加獎百分之三，餘依此類推。齊市三千婦女在市婦聯領導組織下，亦已湧入各被服廠參加工作。

蔣匪肆意破壞

東明高村堤壩

（新華社華北一日電）國民黨軍六十八師八十一旅二四一團於十七日侵佔黃河南岸東明縣之高村險工後，即大肆破壞堤壩，到處挖掘工事，並拆用磚料修築碉堡。該險工第十四壩前經我搶修，木已高出水面二公尺半，因蔣匪侵佔被迫中途停工，二十三日上午，該壩已坍塌入水。如壩再被沖走，則壩身即將出險；附近居民見狀，焦急萬分，紛紛趕往搶修，均遭國民黨軍禁止。另息：近日黃河水位不斷上漲，壽張縣孫口險工形勢危急。

蔣康兩賊來往電文證明

法西斯蠢材們上下相欺

（新華社中原二日電）襄陽解放後，我軍繳獲蔣介石與康澤在該城被圍時來往電文，原電如下：

（一）蔣介石七月十三日致康澤電：康司令官：[illegible]日電悉，南北兩方援軍最遲必於二十日前趕到襄陽，中正負責，認為危險，勿念。至電中所述匪部近裝備與戰況，已據以判斷，激戰已數晝夜，匪部攻勢之損失，將比我軍傷亡更大。而且對方作戰皆無後方，彈藥之接濟，照戰役之經驗，匪部彈藥決不能持久，三日至五日時間，其各種砲彈之補充更為缺乏。在過去數日之激戰，尤其砲攻勢，甚兇猛，但其砲彈必因爭奪外圍山地消耗將盡。何況山砲之威力，對城內並不能為害，[illegible]如我決心退守城內，集中兵力防禦堅固城垣，[illegible]必能擊退匪部，確保安全；有時且可乘機轉為攻勢，[illegible]殲滅之殘匪；何況有我空軍晝夜前來助戰，非匪之所能及也。惟此全賴主將之智勇與決心而定。（歷來革命者戰之役，（數字不清）當軍民驚慌失措之際，獨賴主將（數字不清）指揮若定，則過一時期自必轉危為安，一般軍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吾弟經過此番風浪，渡過此一難關，以後不惟膽識可以因之大為長進，而且立名成業亦起於此矣。只要信心[illegible]，堅忍鎮定，匪雖兇橫，其如何乎。余以為如何？中正手啟十三日。

（二）康澤覆蔣電：南京總統蔣：七月十三日御機手令電悉。甲、匪對襄陽攻勢已由山地轉到城垣。於昨（十三）前（十二）兩晚，城東、南、西三面戰況至為慘烈。乙、為集中兵力，遵照鈞示來守，將山地部隊轉移城內，十四日十三時起，[illegible]士氣民心均甚振奮。丙、職等仰體鈞座（數字不清）堅忍鎮定，團結軍民，誓以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固守待援之使命，所歸鈞念。康澤十四日。

新華社記者按：蔣介石與康澤的來往電報，是表明中國法西斯蠢材們在走向最後滅亡時如何互相欺騙的典型記錄之一。蔣介石所「負責督促」的援兵，直至今日也沒有「趕到襄陽」。僅在蔣介石「判斷」「危險期限」已將過去的兩天以後，僅在康澤執行蔣介石「御機手令」退守城內的一天以後，人民解放軍就發動攻城，僅以五分鐘的迅速動作就登上了「堅固城牆」，並經過不滿一晝夜的巷戰，就全部殲滅了康澤部。最「信賴」蔣介石的康澤，既沒有像蔣介石所保證的那樣「轉危為安」「立名成業」，也沒有像他自己所發誓的那樣「不成功，便成仁」，而只是躲在地下室裏臨時佈置的死屍堆中，裝了一陣子死屍，隨後就立即乖乖地爬起來當了俘虜。康澤被俘後，居然一開口就問：「貴部有醫生沒有？我的肺子該不會破吧！」這就是蔣介石的法西斯大弟子「經過此番風浪」後「膽識因之大為長進」的證明。上司信口開河地欺騙下屬，下屬也同樣欺騙上司，[illegible]國防部又在七月二十二日更加信口開河地欺騙社會公民，宣稱「一堅守東關之康澤司令官已在巷戰中壯烈殉職」。這一切就是今天國民黨軍隊對內對外關係的真相。

榮譽軍人——王敏

德堂　鐵牛

平魯縣柳溝村，住着一位榮譽軍人——共產黨員王敏同志。他父親當長工受苦一輩子，死後，留下三垧賴地，二間破窰，光景實在過不去，母親還出外包月子（打短工），一連包了五個秋天。他們弟兄倆賴，十來歲上打伴放牲口，十五歲便當長工，學的抓糞。直到三七年抗戰開始，老王已經三十一歲，才不侍候地主，參加部隊。四零年入黨，受過兩次傷，腸子被打斷，補了一節狗腸子，是一個二等殘廢，前年，軍區介紹他回到村裏，現在担任黨內小組長。

「多節省些糧食，多種幾垧地」

年時，農會給他調劑了六垧地（每垧五畝），打下二石四斗糧食，二十五口袋山藥，全家三口人的吃穿（他供親是他和他兄弟彩養活，四半個人吃），喂牛料，作籽種都要靠這點糧食來解決，他除了多種地，自己便節吃少穿，六月天還戴一頂爛氈帽子，穿着前年的舊單衣，婆姨則穿個男人退下來的衣裳，今年三、四月間，還吃了三斗多麩和糠圪糁，有時從地裏回來，按上一把麩炒面，喝幾口冷水，就頂了一頓飯，最後因夏田未熟，舊糧已經吃、種完了，又向他兄弟借了一塊半麻糁，換上麻蒸的吃窩窩，今年祇貸了二小斗豌豆種籽（去年他種了一垧豌豆給了羣衆），再沒有要公家幫助，把分下的十四垧地，都種了擺穀、莜麥等大莊禾。他經常勸說村裏的人：「多節省些糧食，就能多種幾垧地」。

「咱村裏頭一個辛苦人」

王敏分下的地，雖然近，但好地少，十四垧地祇有二垧半上地，其餘都是中、下地，他一心要把賴地變成良田。去冬，雞叫起來拾糞，拾下一百多担，地剛解凍，他和石維夫二四家變給的一頭牛，比別人早出一天；下一點雨，就扛着鍬、钁到地裏修水道，修路，鋤地圪塄圪崗的蒿，全村再沒有比他的地圪塄的齊整，羣衆說：「眞像刀子切過的一樣」。王敏愛地，像愛自己的親人，三耕鋤犁上蓋足，全村今年數他的莊禾長的好，西坡上有十畝狼不吃的賴地，原是莜麥茬耕過三犁，上了二十默糞，長的扁豆一尺高，豆角角爬的滿枝枝，還有一垧洋麥子地，地主趙鐸仁鋪的時候，頂多打二斗，今年王敏把地邊邊掏出來翻上。能打八斗，莜麥也鋤過兩遍，他估計：「天再旱，也能打五石糧，全家夠吃一年半。」村裏人羨慕的說：「種的賴地，長的好莊稼」「人家地裏不要一苗草」。

從退伍回來，他沒有很好的歇息過，一天到晚忙碌着，拾糞呀！馱水呀！作務莊稼呀！砍圪針呀！別人存柴，頂多燒十天半月，他砍下的圪針，還能再燒三個月，這幾天又在砍「窩交子」，有時，傷口痛起來，[illegible]一躺，稍好些又出了地裏，天陰下雨，傷口又痛又癢，從來回二里地的水井，擔上一大桶水，不由的會尿在褲襠裏，別人勸他注意自己的身體時，他却說：「少勞動，心裏過不去！」村裏的人都說：「王敏是咱村裏頭一個辛苦人！」

「他有了，和咱們有是一樣」

王敏同志不僅不依靠公家，而且還幫助和救濟窮人，他退伍回來，祇領過一年的撫卹，[illegible]一次款，今年春，他正在吃緊的那幾天，縣、區通知叫他來領四八年的撫卹金——四百斤米及一套單衣，開始沒領，以後領時他說：「我現在還有些吃上的，以後我窮的人還多，四百斤米能救很多人的命。」並提出今年不來，要把去年的貸款還了，他說：「以後政府不幫助，我也能過的去。」在村裏他常勸說人：「依靠公家會變成懶漢思想」。羣衆爲了照顧他是個殘廢又因退伍回來不久，村裏對次分配果實，都決定給他分頭等，但是他不要，都說：「村裏還有比我窮的人，先僱他們翻身吧！」因此全村數他和僱農趙魁分的果實少。

王敏把自己應分的果實，和自己僅有的一點東西，拿出來救濟了比他更窮的人。外來戶周喜成年紀小，勞動不好，父親死了，母親五六十歲，還有兩個小兄弟，去冬、今春分過五小石糧、四疋布衣服傢具很多，光景還是過不去，王敏說：「這是老婆娃娃的光景不好過，更要咱們多幫助」，他把給自己應分的一作皮襖，三百斤谷、莜麥稍和一床被子，一件灰棉襖都給了周喜成，去年九月間，農會給他分下一疋布，女人想要，他使喚過來給了周喜成，對女人說：「你要想穿褲子，把豬殺了換布去！」之後殺了一口豬捨不得吃，換了一疋布，慰勞了軍隊四斤豬肉，他經常教訓女人說：「你不要像發那些好東西，打出頭回去大正察也是咱們住，打不出頭回去，土窰當也頂不住。」去年七月間，貧農張喜貴家，餓了好幾天，沒糧食吃，王敏把自己分下的六尺布給了他對張喜貴說：「你換上些糧食吃吧！」王大銀貴是村裏有名的「好吃懶做」的人，他父親是個老財，王敏的父親給受過八天，嫌拉石滾子拉的慢，沒給工錢，一天沒給吃飯，還罵了一頓。今年春天，大銀貴沒吃的，婆姨鬧的要離婚，王敏把自己打下的甜蘿給了一小斗，他換了一小斗洋麥子，一家四口人也能喝開糊糊了，農會又給幫助組了八垧地，大銀貴現在出外攬工，婆姨也再沒鬧離婚，村裏有些人說：「要是別人不理他就是好的，還幫助他」，王敏却說：「咱們不記仇這些，祇要不鬧離婚，務正就好了。」有不少人得到過王敏的幫助，救濟，羣衆說：「不怕王敏有，他有了和咱們有是一樣的。」

「和人共事，祇怕人吃虧」

春耕、夏鋤、秋收時節，羣衆提出要幫助王敏人工、牛工，他都不要，有時實在忙不過來，用了人也要給東西，羣衆說：「他和人共事，祇怕人吃虧。」中農侯日高幫他耕了半天地，剛吃過午飯，就給送去一小升糧食，貧農侯耀幫他種山藥，剩下一盆子蒜，給了侯耀，王有甲夯機給他耕黍子，剩下一升黍子和一小升葫蘿，都給了王有甲作了籽種。去年他和白如鬆變一條牛，白如的兒子放了兩三天不放了，還時白如家裏正沒吃的，王敏便給了二小升莜麥，白如說：「要不是這點糧食，我就活不出去！」

「不當幹部，還幫助工作」

去年村幹部去勞縣參加清算本村地主趙安仁，生產隊長趙臨昌自衛隊長白如走了後，家裏沒人擔水，王敏借上牲口，給白如家裏馱了五擔水，一直吃到白如回來還有水。冬天，他一直參加了四十多天的土改工作，由於他和村幹部趙臨昌等同志積極的執行了黨的團結中農及糾偏政策，因而提高了今年農民的生產情緒。當時因錯訂成份誤全村十七戶中農，錯訂成地富十六戶，又錯鬥了六、七家後，中農非常恐慌，王敏和趙臨昌（現任該行政村農會主任），便開會給解釋了團結中農的政策，又協助工作組將主張鬥中農的舊幹部石玉保撤職，進行了糾偏工作，這樣，全村去年種六百多垧地，今年多種二百二十餘垧，不少中、貧農都擴大了耕地面積，羣衆說：「要是鬥了中農，今年可要荒的地多哩！」往年，一到正月間，村裏有不少人賭博，去年臘月元旦日，剛吃過早飯，王敏便跑到愛賭博的人家裏，滑門安頓他們：「年時收成不好，今年不要再賭了，輸了糧食，婆姨、娃娃就得跟上挨餓呀！」因此今春全村沒有一個人賭博。春天，動員參軍時他又說服了貧農侯耀，和何二的兩個兒子去參軍，爲了解決參軍戰士家裏的困難，他把自己的滿蘸每家給了一斗。該村通訊小組，還寫過兩三篇表揚王敏的稿子。

「忘不了共產黨對我的好處！」

王敏一和人談起，受傷後住在醫院裏，醫生和護士熱烈的照顧，部隊同志們的關心，臨退伍時除在物質上幫助，精神上安慰外，首長們曾再三教育自己爲人民好好服務，並說：「回去後，有什麼困難公家儘量幫助你解決」，王敏說：「共產黨對自己眞比親娘老子還好」，他回到村裏後，便積極的擁護着人民的政府和軍隊。

去年春天，他分到三垧地，打下八大斗糧食，本來政府規定退伍軍人三年不徵公糧，又剛打的糧不多，也繳不上出公糧，但他却自動出了三斗六升細米，冬天減公糧，大家決定給他減一斗，他只減了五升。去年三月間，偏清支隊的白連長，得了傷寒病，從清河抬到柳溝村，當時有些人怕「傳染」，不敢去照護，王敏和幾個村幹部經常去看，有時拿自己的東西，送給白連長吃，臨走時又炒了些大豆，給白連長裝進口袋裏，白連長很受感動。羣衆說：「人家王敏有認識。」但他却感到自己還很不夠，例如去冬土改中羣衆選他當農會主任，代表，自己怕得罪人而不願意幹（有病也是一個原因），以及直律子脾氣，愛戴高帽子等缺點，須要以後盡力去克服。

父與子

——參軍小故事——

齊非

開完了村民會，王貴秀就放快腳步往家趕。一推開門，窰屋裏的燈是亮的，老婆在紡線，鳳河坐在一旁，兩人正爭論着什麼。

只聽他老婆說：「你還點大，也去參軍，村裏多少人去不得，單少了你！」

鳳河說：「管什麼，我主意是定了，已經搭夥好李五變的兄弟，我兩人一塊去，當不上兵，當個通訊員也是好的。」

原來鳳河在吵着要參軍。鳳河回過頭來望見他大，就說：「大！你說參軍是不是好事兒？媽只扯腿哩。」

貴秀笑着說：「好是好，只你太小了，還是我去吧，我又當過二年兵。」

鳳河不服的說：「我小？我看隊伍上十六歲的也有，你在家離不得，你走了誰種地？」

兩人爭論不休，依鳳河他媽的意思自然兩個都不能去，只往後扯腿。父子倆暫時停了爭論，又來奔勸鳳河他媽。

貴秀說：「鳳河他媽！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新襖，不是八路軍來了，你那年能穿上？你忘了你上東南逃荒的味兒啦？」

鳳河也說：「我媽就是沿個頑固腦筋轉不過來，平時倒也說八路軍好，爲了咱窮人，還叫自己參軍就扯腿了，這個不參軍，那個不參軍，若那個擋住反動派了你那八畝地也不是你的！」說得他媽不作一聲。

貴秀又慢慢的勸解，打了許多比方，說來說去還是咱該去參軍；「村上會照顧得比自己在家還好。」又拿從前打比說：「我那幾年倒也在家攬短工，也沒擋着你帶着孩子上東南逃荒，在家有什麼用！這回參軍，你就是軍屬，人人尊敬，個個幫忙，只要村上人有飯吃，管叫餓不着你。」

父子倆你一句我一句，勸了大半夜，鳳河媽前思後想他們說的也都在理。也就答應了。

但父子倆誰該去還是沒有決定，第二天爭到村農會上，區長恰好也在那裏，他們就請區長評評理，看誰該留下。這可爲難了一群上人，倆個都來爬父子爭參軍，團上來一大圈人，鳳河他媽也帶着小閨女擠上來了。

區長看着站在他面前的父子倆，老子雄糾糾氣昂昂眞是一條好漢，兒子也怪精明能幹。

區長說：「還是王貴秀去吧，鳳河在家幫你媽好好幹活生產。」

鳳河看他被「驗」下來了，不服的說：「與我大就不與我參軍。」

區長連忙解釋說：「不是不與你參軍，你還小啦！再過二年也就行了，到那時還不與你上隊伍上，等你大回來嗎？這回你在家好好生產，說眞站崗放哨，也是一樣爲羣衆。」

鳳河聽了這才承認說：「區長這樣說還不差，那我在家幫我媽好好的生產，過二年我上隊伍要替我大回來。」

衆人都一齊拍手笑起來：「眞是模範，連他貴秀二嫂的腦筋也轉過來了。」

鳳河的媽是個要強的人，心服口不服的說：「你當光他父子倆進步，我就不能進步啦！」

他們一家三口剛走進家門，只見駐在村裏的隊伍上的戰士，已挑了滿滿的一担水從後面趕來，一面氣吁吁的喊：「貴秀他二嫂！我給軍屬担水來哪！」

客的鳳河他媽連忙跑到院子裏劇紅，連聲說：「可了不得，得罪同志哪！」訊回鳳河的媽腦筋可眞轉過來了。

高繼昌策馬徒手繳槍

馬明

騎兵通訊員高繼昌，和偵察員辛忠德、霍作林三個人一同追趕十幾個勾子軍，打了三、兩槍之後，辛忠德、霍作林擄捉了俘虜，繳了槍。另有跑遠了的三個敵人驚魂失魄，拚命逃跑。高繼昌趕緊用力鞭策追趕，突然槍背帶斷了，馬槍掉在地下，他惟恐追不上敵人，叫偵察員給他帶起槍，他一人徒手繼續策馬追去，一直追了二、三里地，距敵人近了，高即邊追邊喊，敵人自知脫逃無望，即回回身來問：「你們是不是八路軍？」即用槍逼着高繼昌，高雖然未帶槍，手榴彈還沒卸下，但他的英勇仍舊立馬上奔動，極爲沉着，大聲說：「是八路軍，你們交槍。」並說明寬大政策保證不殺俘虜。三個敵人立即把槍放在地下哀告：「可不要殺我們！」高繼昌從容下馬，挑了一支好槍，壓上子彈自己帶上，另兩支卸去槍栓，讓俘虜背上一點東西也沒動，押着俘虜回來了。